

北京东岳庙的兴建及其社会经济背景*

袁冰凌

沉寂了半个世纪之后，北京朝阳门外的东岳庙在今年春节期间以民俗博物馆的面目重新开放了，并且举办了第一次庙会。对于我们“圣城北京”研究小组的同仁们来说，这是翘首企待多年的好消息。五年来，我们先后在荷兰莱顿大学、法国高等研究院、北京大学、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等机构组织了以施舟人先生为首的“圣城北京”的研究项目。在这个多方共同合作的基础上，基本完成了对东岳庙一百四十多篇碑文的过录和电脑输入工作，并在莱顿和巴黎出版了以考证碑文为宗旨的《三教文献》杂志。受益于北京图书馆编辑的《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汇编》和北京市档案馆编辑的《北京寺庙历史资料》，我个人则以有限的力量做了“北京地区的寺庙碑铭”和“二十年代北京市庙宇状况”两个资料库，同时也负责东岳庙碑文的汇总与编辑。本文即是在上述资料整理工作的基础上，应用北京地区珍贵的碑文及其它文献档案，对东岳庙的兴建与该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做一初步的探讨。

一、玄教的盛兴与东岳庙的修建

1319年，元代著名的道士、玄教大宗师张留孙（1248-1322年）自费在大都城东的齐化门（朝阳门）外买地规建东岳庙。元仁宗听说后，准备以大农之财助修，但张留孙表示不愿劳民伤财，拒绝接受官缗。皇帝为此“敕有司护持，毋得阻扰”。¹此项工程先后由张留孙及其继承人吴全节（1269-1346年），和后来的文宗皇后的母亲鲁国大长公主出私资兴建，历时十年，建成大都最大的道庙之一。

张留孙在他的暮年在大都兴建一个工程浩大的东岳庙，是与他所创建的玄教背景分不开的。这位出身于江西龙虎山的正一道士，二十八岁（1276年）就作为嗣汉三十六代天师张宗演的随员到大都觐见忽必烈。大概因为受不了北方的寒苦²，以及与蒙古人之间的言语障碍，张宗演和其他几十个弟子很快离开大都回江西，而将张留孙留在蒙古朝廷当天师的代表。一定出乎他的龙虎山同道

*本文为1999年8月召开的“档案与北京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发表于北京市档案馆编《档案与北京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页477-488。中国档案出版社，2003年。感谢香港中文大学尹薇博士费心找到这篇旧作。

¹ 事见赵世延《东岳庙昭德殿碑》、虞集《东岳仁圣宫碑》。

² 见孙克宽《元代道教之发展》第159页，台湾东海大学，1968年。

们的意料，年轻的张留孙不仅忠实无怨地留在元廷作蒙古人的人质，并且很快获得了朝廷上下的信任。这个年轻的道士不仅精通道术，时常为朝廷地方求雨驱邪；他显然也精于医术，成为宫廷内部不可缺少的人物。入宫伊始，就通过对太子与皇后的驱邪治病，被宫廷上下目为神人。³至元十五年（1278年），元世祖授张留孙江南诸路道教都提点，并在大都建天师正一祠供他居住。⁴后来世祖又下诏在两都各建一个玄天上帝庙（“上帝祠宇”），赐名“崇真宫”，作为张的居所。世祖甚至要赐给他天师的称号。张留孙拒绝了这一有叛背龙虎山天师之嫌的封号，却乘机创建了道教新宗：元代玄教。他先后获得元世祖所赐“大元赐张上卿”宝剑，并号之为“上卿玄教宗师”，总摄道教。⁵皇庆二年（1313年）元仁宗赐予他“玄教大宗师”玉印，“以是传教俾永远”。这两件玉印与宝剑，成为张留孙之后的历代玄教大宗师传承掌教的信物。

由于正一天师还在龙虎山一隅，深受历朝蒙古皇帝宠信的玄教大宗师，及其玄教大有一统天下道教事的架势。⁶他们与宫廷关系密切，并且通晓蒙文，自然而然成为道教与皇家，及各道教各教派之间的联络人。当时的名儒吴澄、赵孟頫、虞集等人都与玄教有很深的渊源。从1276年张留孙抵大都至1319年在齐化门兴建东岳庙的四十三年中，玄教不仅在大都，而且在江淮荆襄得到极大的发展。张留孙及其后的玄教大宗师吴全节、夏文泳、张德隆（张留孙侄子）、于有兴⁷都兼领集贤院道教事，总摄江淮荆襄等处道教。他们成了中国南方道教事务的实际总理人。诸如各地道观的请额，道官道职的升迁任免，道士封号的赐予等等，都成为玄教大宗师的职责范围。甚至连全真派的掌教人也由玄教大宗师向皇帝推荐。⁸张留孙的弟子们多领江南宫观职事，如王寿衍领杭州开元宫，余以诚领镇江路诸宫观，孙益谦领杭州佑圣观、延祥观，陈日新承诏

³ 在张留孙刚到大都不久，太子（后来的裕宗）病重，忽必烈派他去护视，很快太子就康复了。后来忽必烈幸日月山，昭睿顺圣皇后得重病，张留孙再次被召视疾，并通过释梦的方法预测皇后的病在第二年春天就会痊愈，结果如其所说。事见赵孟頫《道教碑》。

⁴ 《元史·世祖本纪》。

⁵ 赵孟頫《大元敕赐开府仪同三司上卿辅成赞化保运玄教大宗师志道玄教冲玄仁靖大真人知集贤院事领诸道教事张公碑并序》。

⁶ 见孙克宽《元代道教之发展》第159页，台湾东海大学，1968年。

⁷ 有关此人身体的考证，参见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史》第三卷，第296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

⁸ 吴全节推荐孙履道为全真掌教事。

兴圣宫，何恩荣提点信州真庆宫，毛颖达和郭宗纯甚至成为太一道第六、第八代祭遁真人。⁹

在玄教全盛时期，张留孙特别是吴全节，先后以私资修建了不少庙宇，大都东岳庙只是其中之一。¹⁰以下根据现存的四篇元代东岳庙碑文，我们可以大致重构东岳庙创建简史。

东岳庙最早的碑铭，同时也是迄今为止惟一保存的元碑，是赵孟頫（1255-1322年）的《大元敕赐开府仪同三司上卿辅成赞化保运玄教大宗师志道玄教冲玄仁靖大真人知集贤院事领诸道教事张公碑并序》。此碑撰于1322年，是为了纪念当年故世的张留孙而作。当时东岳庙尚未建成，该碑内容也未涉及东岳庙，严格说来不能算是东岳庙庙碑。原碑很可能立于当时的玄教大本营大都万寿崇真宫。现存东岳庙的碑石，是天历二年（1329年）五月吴全节为了在东岳庙内新建的张留孙祠堂而重刻的。¹¹另外三篇是赵世延的《昭德殿碑》、虞集的《东岳仁圣宫碑》与吴澄的《大都东岳仁圣宫碑》。这三篇碑文的撰写年代相近，都作于1328-1329年东岳庙最后完工之际。¹²赵、虞之文是奉元文宗之旨而作的，主要介绍建庙过程。之后吴全节请吴澄亦作一文，吴文却是针对宋元以来盛行的东岳大帝信仰大加贬斥。¹³

根据《析津志辑佚》所提供的资料，我们知道元大都在张留孙建庙之前至少已有三座东岳庙存在：一处在原燕京阳春门，建庙年代不详，应是金代的遗物；第二处是大都长春万寿宫提点冯道颐在该宫东面所建，虞集曾十分传神地描绘了元代塑像名手刘元为该庙塑造东岳大帝及其他神像的经过；¹⁴第三处在燕京太庙寺西，原来有王澹游（1227-1304年）所撰碑文。¹⁵

⁹ 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史》第三卷，第282-283页。

¹⁰ 如龙虎山上清宫、大都崇真宫三清殿、大都太一延福宫、江西安仁番君庙、贵溪张留孙的仁靖观等。事见虞集《河图仙坛之碑》，陈垣《道家金石略》第963页，文物出版社，1988年。

¹¹ 此碑广为人所拓，在不同的法帖或笔记中，被称为《张上卿道行碑》、《天师神道碑》、《道教碑》等等。

¹² 有关东岳庙四通元碑的详细考证，参见袁冰凌《北京东岳庙碑文考述》，本处恕不赘述。

¹³ 此文很可能从未刻石，原文仅见于吴澄《吴文正公集》。考证见袁冰凌《北京东岳庙碑文考述》。

¹⁴ 虞集《刘正奉塑记》，见陈垣《道家金石略》第1202页。后人往往误以为刘元所塑神像，在齐化门外之东岳庙。

¹⁵ 《析津志辑佚》，第54-55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

为什么张留孙还要在大都再建一座新的东岳庙？赵世延、吴澄两碑都提到：“国初城大都，规模宏远，祖社朝市，庙学官署，无一不备，独东岳庙未建。”¹⁶同时为玄教与全真两派所建东岳庙撰碑作记的虞集，对此也没有异议。¹⁷答案其实很简单，齐化门外的东岳仁圣宫虽是张留孙自费买地规建，但它却是第一个得到皇帝敕封的东岳庙。在此庙建立之前：“皇元有天下，世祖皇帝岁遣使赉香帛诣祠致祭。”¹⁸此后朝廷就可以在此祭祀泰山神。况且张留孙虽然拒绝接受官缙，建庙的主意却实际上来自元仁宗，关于这一点吴澄碑说得很清楚：“玄教大宗师张开府留孙，职掌祷祀，晨夕亲密，钦乘上意，买地城东，拟建东岳庙”。

不过，此时张留孙已是七十二岁高龄，修建工程主要是他的弟子们负责。至治元年十二月壬子（即1322年1月2日）¹⁹，张留孙故世。1322年的春天，东岳庙的主体部分基本建成：奉祀东岳大帝的大殿，殿前设乐的露台，庙门以及门前的卫神。²⁰当年四月，吴全节接替玄教大宗师的位置，与张留孙一样，他也不用官钱而将自己历年得到的赏赐来续建。由于虞集碑曾说“方鸠工而留孙歿”，以致后人往往误以为吴全节是东岳庙的真正创建者，其实不然。

1323年春天，吴全节接受修建的东、西两庑工程完成。两庑之间又另起四间如殿，供奉东岳大帝的佐神。列庑设施如官舍，各舍皆有职掌，并塑像肖人而位之。²¹这应该就是后来所谓的七十二司，不过赵世延、虞集和吴澄之文都没提到这一点。当年，元英宗给大体完工的东岳庙赐额“东岳仁圣宫”。

寝宫（即后殿）及殿中的东岳大帝与帝妃侍女塑像，是两年以后鲁国大长公主祥哥剌吉捐资者兴修的。泰定二年（1325年）她从大都回食邑山东，²²途

¹⁶ 赵世延与吴澄两文此段文字一模一样，我认为应是吴澄抄袭赵世延，考证见拙文《北京东岳庙碑文考述》。

¹⁷ 见虞集《东岳仁圣宫碑》，及前述长春宫的岳庙塑像《刘正奉塑记》。

¹⁸ 赵世延碑。

¹⁹ 几乎所有有关张留孙的文章，都说他的卒年是1321年。实际上，至治元年十二月壬子是公元1322年1月2日。

²⁰ 赵世延碑。

²¹ 虞集碑。

²² 由于虞集碑说鲁国大长公主的食邑在全宁（今内蒙古翁牛特旗），故不少人误以为此。实际上她的食邑当然在山东，赵世延在《昭德殿碑》中也说的一清二楚：“泰山盖鲁之望也，今主食邑于鲁，则诸侯得祭祀其山川在境内者，以邦君之母有事于望祀，宜乎神之听之，异于季氏之旅矣。”

经新建的东岳庙祈祷，并发愿出资钜万修建后殿。这个工程持续了三年，1328年九月，元文宗即位，皇后迎其母鲁国大公主回大都参加庆典，恰巧后殿完工。其“宫广深若干亩，为屋若干楹，高大宏丽，足以久远”。文宗赐额“昭德殿”，并下旨赵世延撰《昭德殿碑》以纪其事。

庙的东面建有馆舍，供在庙奉祀的道士居住。²³并设专室供奉已故的玄教大宗师。²⁴1931年日本学者小柳司气太还见过灵济先祠内历代掌庙道士的神主牌位。²⁵东岳庙某些香会也在庙里为他们的已故会首和会众设立牌位。²⁶

庙前还有石坛一座，是张留孙的弟子董宇定负责建造的。在坛的四周植有杏花千树。董宇定和另一玄教门徒王用亨先后在此居住，时常邀集文人学士饮宴观赏，成为一代佳话。虞集等人均有诗篇吟咏。²⁷

岳庙塑像之精妙，可见于元人熊自得记载：“其庙宇神像，翬飞伟冠，实为都城之具瞻。致其巧思，特出意表，真一代绝艺也”。²⁸这种描绘，很容易令人联想到时人对元代雕塑名家刘元作品的评价，因此后人往往认为齐化门外东岳庙的神像是刘元所作。其实此庙创建时，刘元已不在世。前面谈到刘元曾应冯道颐之请，为大都长春宫东面的东岳庙塑东岳大帝像。也许是《析津志辑佚》的编者张冠李戴将材料搞混了。

从张留孙1319年创建，吴全节1322年续建，到最后1328年鲁国大长公主完成后殿工程，齐化门外的东岳庙前后盖了十年之久。虽然经历了元末战火，东岳庙似乎完好地保存下来了。永乐十九年（1421年）明廷从南京迁都北京。经过数十年的经营，该地区逐渐从元末战争的破坏中恢复过来。正统十二年（1447年），英宗重修了东岳庙，还亲自撰写了《御制东岳庙碑》。碑文表示，他不仅与吴澄有关泰山神“不人其像、不帝其号、不屋其祠、不遍祠于郡

²³ 虞集碑。

²⁴ 如吴全节曾建祠堂在张的故乡江西贵溪，并在东岳庙设室祭祀。吴全节自己后来亦殁于岳庙光岳堂。见元人许有壬《至正集》“特进大宗师闲闲吴公挽诗序”。

²⁵ 小柳司气太《白云观志（附东岳庙志）》第216-217页，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昭和九年。从名单上看，很可能是某代住持道士将自己师派的神主牌位设在此堂。因为，另外一些有名可考的东岳庙住持，如高道江、刘正廉、娄近垣、杨绍口等均不在其列。参见万历四年十一月八日《敕修东岳庙记》，万历十八年九月一日《东岳庙碑记》，乾隆二十八年八月《东岳庙净炉会记》等。

²⁶ 见康熙十三年（1674年）《万善重整白纸老会碑》。

²⁷ 见《日下旧闻考》卷88，第1490-1491页。

²⁸ 《析津志辑佚》第54、55页。

县”²⁹的说法唱反调，主张“筑宫肖像，不独望而祭之、过而告之而已”，并且理解和支持民间的东岳信仰，认为“士女车徒来户来宗，得以尽其穰（禘會）之私于岁时者，独非有所望于庙乎”。³⁰

重新修理过的东岳庙，前殿赐名“岱岳”，后殿改“昭德”为“育德”。四周廊庑“分置如官司者，八十有一，各有职掌。”³¹据明末刘侗、于奕的《帝京景物略》记载，正统时后殿的帝妃行宫中设有两个浴盆，各受水数十石，“道士赞洗目，无目诸疾，入者辄洗。帝妃前悬一金钱，道士赞中者得子...”。宫中还配以上百尊侍者像，其中有育婴喂奶、嬉戏幼童等形象。由帝妃主司生育并治病疗疾的香火，应该起源于元代，不过在明朝更加兴旺了。

与帝妃行宫相邻的是育德寝殿后的碧霞元君供殿，殿的佐神有子孙娘娘、眼光娘娘、王三奶奶、注生娘娘等诸位女神。碧霞元君也称天仙圣母、泰山奶奶、娘娘，传说是东岳大帝的女儿。现存东岳庙最早的娘娘碑，是嘉靖三年（1524年）的《泰山碧霞元君香仪碑记》。有关它的香火的起源与背景，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目前我们所知道的是，大约在十五世纪中叶至十六世纪初娘娘香火在北京地区迅速发展，京郊供奉娘娘的东、西、南、北、中五顶也在这前后出现。³²东岳庙娘娘的香火也十分旺盛，天启年间（1621-1627年）该庙在朝阳门外不远处又建了一座附属的天仙宫。³³

一百多年后，庙寝逐渐颓圮。万历三年（1575年），明神宗的生母李太后捐资修建，十一岁的万历及其弟潞王、公主、诸宫御中贵亦皆出资。工程由万历的“大伴”司礼监太监冯保督办，历时一年而成。内阁大学士张居正撰碑为记。万历十九年（1591年），神宗“寤寐灵岳”，命太监张诚选、内官陈朝用负责修葺，并加修寝殿左右的配殿，赐额“宏仁赐福”。³⁴

²⁹ 参见吴澄《大都东岳仁圣宫碑》。

³⁰ 英宗《御制东岳庙碑》。

³¹ 所以后世所谓七十二司、七十五司或七十六司者，只是一个大概的说法而已。英宗《御制东岳庙碑》。

³² 金顶妙峰山的碧霞元君香火是在清初才发展起来的。详见拙文《明清北京地区碧霞元君香火和香会》。

³³ 《北京寺庙历史资料》第181页。

³⁴ 见赵志皋《敕修东岳庙记》。

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东岳庙毁于火灾。康熙发广善库金重建，历时两年多而成。³⁵1761年，乾隆再加修葺。道光年间，掌庙道士马宜麟募化集资，扩建了东西两道院。

保存在小柳司气太和 Goodrich 太太书中的《敕建东岳庙全图》³⁶，原有一碑，应是康熙年间重修后所作。如图所示，这时的东岳庙除东岳大帝的大殿、寝殿、七十六司外，还有娘娘殿、玉皇殿、斗姆殿、文昌殿、关帝殿、喜神殿、大仙爷殿、真武殿、灵宫殿、三官殿、五祀之神（灶君）殿、正一殿、伏魔（关帝）殿、居仁议鉴尊师宣灵侯之殿、惠束侯佑灵侯之殿、岳帅殿、火祖殿、马王殿、鲁祖殿、药王殿、灵济先祠、瘟皇宝殿、督教宫殿、玄坛宝殿、观音殿、月下老人殿、眼光宝殿、江东神殿、显化灵祠等，是后来添加的，由各香会所修建。

二、东岳香会与北京社会经济

东岳庙创建伊始，就是北京地区民间香会行会的活动中心。虽然，我所见到的最早的东岳庙会碑，是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的《岱岳行祠善会之记》，东岳香会应在该庙的兴建之初就已出现了，这一点可以从熊梦祥对大都东岳大帝圣诞庙会的描述中看得十分清楚：

每岁自三月起，烧香者不绝。至三月烧香酬福者，日盛一日。比及廿日以后，道涂男人□□赛愿者填塞。廿八日，齐化门外居民，咸以水流道以迎御香。香自东华门降，遣官函香迎入庙庭。道众乡老甚盛。是日，沿道有诸色妇人，服男子衣，酬步拜，多是年少艳妇。前有二妇人以手帕相牵阑道，以手捧窑炉，或捧茶、酒、渴水之类，男子占煞。都城北，数日诸般小买卖、花朵小儿、戏剧之物，比次填道。妇人女子牵挽孩童，以为赛愿之荣。道傍盲瞽老弱列坐，诸般棍丐不一。沿街又有摊地凳盘卖香、纸者，不以数计。显官与怯薛官人，行香甚众。车马填街，最为盛都。³⁷

在我们所收集到的一百四十五篇东岳庙碑文中，会碑占了一百二十七篇，各种香会行会之活跃，可想而知。东岳香会行会之兴盛，与元明两代北京城东

³⁵ 见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东岳庙碑文》。

³⁶ 小柳司气太《白云观志（附东岳庙志）》；Anne Swann Goodrich, *The Peking Temple of the Eastern Peak: The Tung-yueh Miao in Peking and its Lore, with 20 plates*, Nagoya: Monumenta Serica, 1964.

³⁷ 《析津志辑佚》第54、55页。

到通州的通惠河的兴建有着不容忽视的关系。这也就是为什么元大都曾有好几个东岳庙，齐化门外的东岳庙却独具规模、历久不衰；老北京城曾有过上千所寺庙，主司阴间的东岳庙会却成为当地人民最大的社会活动中心。

元代玄教首领选择大都东面的齐化门建立东岳庙，与当时该地区的社会经济形势有密切的关系。众所周知，作为都城的北京历来仰仗于南方的粮食供给。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历代王朝都把沟通南北漕运的运河当作首要任务来完成。至元十三年（1276年）元世祖迁都大都，该城的主要居民是蒙古色目人，社会经济基础亟待建设，甚至连供应王室、文武百官的俸禄、军队的粮饷以及城区居民的日用衣食，都有待解决。《元史·食货志》即说“元都于燕，去江南极远，而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为了解决江南物资的北运，重开沟通南北的大运河成为当务之急。

1289年，抵达大都正东面的通州的会通河建成。但是，从通州到大都还有一段距离，原来金代的漕渠已经淹塞。这项工程的进行与否，元廷议久而未决。最后世祖问策于张留孙，张以“河成便利，愿敕有司毋重伤民可也”为对。³⁸由著名的水利专家郭守敬设计，这段由世祖赐名为“通惠河”的工程完成于1293年。

运河开通后的大都，“川陕豪商，吴楚大贾，飞帆一苇，径抵辇下。”³⁹商业贸易一时大兴。与此同时，从长江口越海直巷直沽的海运，也得以大力发展。通过河海运到大都的货物，仅粮食一项，最高时每年达到500万石！

明代迁都北京，也是先疏通了大运河之后才得以顺利进行的。永乐九年（1411年），明廷调发山东、徐州、应天、镇江等处三十万民工，历时四年，再次疏浚了从杭州到通州长达三千多里的运河航道。南粮北运再次进入高潮，1415年的运粮量达646万石。从北京城东通州一带，不仅修建了许多粮仓，还为商人建了客店、塌坊，做为粮食及其他货品买卖的牙店与货栈。这一地区因此成为中国北方最重要的粮食集散地。元代的太仓，就建在这里。永乐七年（1409年）在此重建皇家粮仓“南新仓”（亦称东门仓），⁴⁰一直沿用到清末。

³⁸ 见赵孟頫《道教碑并序》。

³⁹ 元李洵孙《大都赋》，转引自《日下旧闻考》卷六。

⁴⁰ 此地今为北京市百货公司仓库，已被拆毁过半。见《北京胜迹大全》第99-100页，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年。

正统三年（1438年）在城东裱褙胡同设立总督仓场公署。北京东面各地地名，也透露了齐化门外东岳庙周围的地区作为北京漕运粮仓的历史事实。⁴¹

山东是东岳香火的祖地。元大都齐化门外新建的东岳庙，确切地说不叫庙而称宫。1323年，元英宗敕赐庙额曰“东岳仁圣宫”。虞集、赵世延、吴澄碑文也都称之为东岳仁圣宫。这个“宫”也就是“行宫”，当然是相对于泰山的东岳祖庙而言的。“仁圣”二字原是宋真宗给泰山神的封号。1008年，宋真宗封泰山神为“东岳天齐仁圣王”，三年后晋升为“东岳天齐仁圣帝”。元廷在1291年又加封“大生”二字。⁴²泰山是中国最重要的名山之一，历代王朝的封禅地。东岳成为主司阴间的神祇，起于何时我们尚不清楚，但是关于七十二司的来源，或者可以从《史记·封禅书》七十二王的说法中得到启发。汉应劭著《风俗通义》卷二“封泰山禅梁父”篇就提到：“俗说岱宗上有金篋玉策，能知人年寿修短”。在汉末的天师道文献中，泰山已是“诸死人所归”，“主死人录籍，考计生人罪皆向之”（《女青鬼律》）。在三国时代所翻译的佛经《六度集经》中，就使用了“太山地狱”一词。元代山东行台严实（1182-1240年）在重修东岳蒿里山神祠的碑文中提到，东岳七十五司的香火自唐至宋，绵延不绝。⁴³不仅如此，唐宋以来，东岳信仰越来越广泛，尤其在宋真宗大中祥符以后，各地民间所建东岳行宫所在皆是。张留孙、吴全节坚持自费修建东岳庙，就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的产物。虽然吴澄之类的名儒十分反对对东岳封王封帝、四处建祠的做法，表示要革除这一积弊。⁴⁴然而，东岳香火却不可避免地传播，元大都东岳仁圣宫及诸司的兴建，山东地区社会经济发展而带来的泰山东岳香火的分香。

山东是中国北方重要的粮食产地。食邑在山东的鲁国大长公主捐资钜万并最后完成北京东岳庙修建，绝不是偶然的事。只有在山东和北京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商业贸易往来的背景下才能得到解释。从上述角度看，北京朝阳门外的

⁴¹ 广渠门、细米巷、西漕河、东漕河等等。

⁴² 有关东岳庙的起源参见施舟人（K. M. Schipper）“*Note sur l'histoire du Dongyue miao de Pekin*” J. - P. Diény 编 *Hommage a Kwong Hing - foon, Etudes d'histoire culturelle de la Chine*. Bibliotheque de l'Institut der Hautes Etudes Chinoises, 卷 30, 第 255-269 页。College de France, Paris 1995 年。

⁴³ “其山有神主之，因立七十五司，以为追逮收捕，出入死生之所也……。今东岳山有地府，府各有官，官各有局，皆所以追死注生，冥冥之中岂无所宰而全耶！其祠距泰岳庙之西南五里，建于社首坛之左，自唐至宋，香火不绝。望之者入则肃全，近则威全，出则怖全，若有追之者，岂非世人如见真鬼神而全与”。

⁴⁴ 他在应吴全节之邀而作的东岳庙碑文中说：“方今袭累朝积德之余，际百年兴礼之会，明圣在上，仁贤布列，必将追复二帝三王在懿，尽革魏唐金宋之驳。其于东岳也，礼与地祇，而不人其像；尊比三公，而不帝其号；兆之四望，而不屋其祠；县于方岳，而不遍祠于郡县。”

东岳庙不仅是老北京人民的社会活动中心，而且与通过大运河连接起来的中国南北经济交汇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